

〉 1. 这个号码最近锲而不舍地出现在旗儿的手机上。旗儿是我法定的妻子

我不知道我还能要什么，我又能要什么。

特别是，我不知道人生是不是有所谓的意义。旗儿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天荒地老，就在于天荒地老的时候我们还能深深地凝视。那是七年前的旗儿。那时的她表情生动，相信风景总是在远方，相信她和我构筑的婚姻固若金汤。

相信人生有所谓的终极意义。

也许有吧，谁知道呢。佛说“不可说”，我敢打赌佛说这话时绝对一半是敬畏，一半是迷茫。红尘中的事估计也差不多。

但要命的是旗儿也逼着我相信人生的所谓意义。那时的我半信半疑，那时的我只相信眼前的刹那感受，相信浮云苍狗，一切都逃不过命运的翻云覆雨手。但是，旗儿的脸梨花带雨，旗儿的脸吹弹得破，她望着我就像望着命运的手势。我的点头或者摇头，对她具有致命的力量。



我选择了点头。旗儿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叹息。
那时的我分明也听到了空茫的一声叹息。
七年后，我才知道我的脆弱。
我的报应。

旗儿进卫生间时朝我妩媚地一笑。这一笑，一半是纯情，一半是风情。

我也朝她笑笑。

这是22点零8分的杭州，这是我和旗儿结婚七周年纪念日。我们在西湖边的一家宾馆里等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

这是一场事先安排的鱼水之欢，一切都在按程序进行。

卫生间里水声撩人，宾馆外的西湖碧波荡漾。

旗儿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一下。我走过去拿来一看，还是那个熟悉的号码。

这个号码在最近的一个月里锲而不舍地出现在旗儿的手机上。旗儿是我法定的妻子。旗儿每次接听来电都要慌慌地避开我，而且脸带红潮。

七年了，旗儿仿佛又回到了她的初恋时光。

我熟视无睹，故作漠然。心头却涌起无尽的悲哀。

一切都逃不过命运翻云覆雨的手。

怪只怪自己当初心太软。

但让我从悲哀转为愤怒的是旗儿的态度。

她看上去始终一脸无辜。一脸无辜地上班下班，



一脸无辜地上床下床，一脸无辜地将貌似美满的婚姻生活进行到底。

我可以容忍背叛，但决不能容忍欺骗。

她这是在逼着我愤怒。

“天荒地老的时候我们还能深深地凝视？”

天荒地老的时候我们还能深深地仇视！

其实我心里还是给了她一个时限的。

只要在我们结婚七周年之前将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一切都好说。

但是她错过了这个机会，或者说她藐视了我的存在。

郭涛坐在床头心神不定却又有所期待。

我摁灭烟头站起来：“差不多了吧？”

郭涛突然有些担心：“旗儿她，她不会告我吧？”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不会，她现在是人尽可夫了。”

我走到门口，郭涛追上来：“方东，温柔点，只此一次啊……唉，我真怕你们旧情复燃。”

我推开他，只往隔壁416房间里钻。

可可此时正站在416房间的窗前凝神远眺。

西湖是一样的西湖，但每个人看西湖的心情却不一样。

我能感觉出可可此刻也是心潮起伏。

一如我看到她背影时的心情。



十年前，我看可了的背影怦然心动。

十年后的今天，我看可了的背影心动怦然。

有些女人她不漂亮，但是动人。

可了就是这样的女人。

其实十年前的我就像七年前的旗儿，也相信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天荒地老，就在于天荒地老的时候还能深深地凝视。

但是可了的突然离去却让我顿悟——

我们只需抓住一瞬，毋庸抓住一生。

所以我要抓住一瞬，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其实对一瞬间来讲，过去还是现在并没有什么区别。

可了转过脸来，脸上的表情不可捉摸：“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贼心不死。”

“林清玄说，人生的很多事情，错过了一小时，也就错过了一生。我只想验证一下这句话的正确性。”

可了不置可否：“你跟我说实话，郭涛为什么会同意你这个卑鄙无耻的计划，你是不是一点都不爱旗儿？你知不知道，你是在玩火？”

我的脸冷下来：“你问够了没有。你要不愿意，我马上走。”

我快步走到门口，可了的声音追了上来：“你等等！”

我回过头看她。

可了：“方东，十年了，你，你还爱我吗？”



爱？什么叫爱？海誓山盟是不是爱？当年爱得死去活来，日后恨得死去活来是不是爱？十年？真的有长达十年的爱情吗？难道这十年来，我内心里爱着的女人不是旗儿而是可可？

好像，好像我还没有那么痴情。

我只是来解一个谜底：十年前，可可为什么突然离去，那之前，我们一直爱得水深火热啊。

可可走上前来，从背后抱住我。她的身体很冷，我感到了一股寒意。

“方东，你知道我这十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她的身子还在颤抖。

其实我直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已嫁作商人妇的可可为什么答应与我共度一宵。郭涛的满口答应是可以理解的。他毕竟是个商人，一个好色的商人，一个讲求等价交换的商人，一个对换妻游戏充满兴趣的商人。但是可可，她为什么也答应呢？难道这么多年了，她的心里还放不下我吗？既然如此，她当年为什么又绝情地离开？

这是一个有很多秘密的女人，起码对我而言。

我转过身去，抱住她，抱住她瑟瑟发抖的身子，感觉人生又经过了一个轮回。

可可更紧地抱住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抓一根救命稻草。我的手臂被她抓得生疼，我隐隐地感到，这像是垂死的拥抱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有的眼里无声地淌出了泪水，她低下头，我使劲捧起她的脸，看她的眼。可可摇头，一副沧海



桑田的表情。

人生真他妈的乱了套了。

可可你别哭，别哭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

但是就在可可止住泪水将说未说时，郭涛冲进来了。他一拳将我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样子活像当年的红卫兵：“妈了个方东，你玩我！旗儿要找你我拼命了。她根本就不同意！”

我无力地躺在地上：“她人呢？”

“跑了，披头散发的，吓死人了……”

“她会去哪儿？”

“我怎么知道，有可能跳河了，也有可能报警了。方东我跟你讲，我要因为这事栽进去，我跟你小子没完！……我说，你没动我老婆吧。”

我躺着一动不动：“你问她吧。”

可可别看郭涛，也不说话。

“哎，你说话啊，你哭什么，他到底动没动你？”

“你这个流氓！”

可可话音未落，郭涛一个巴掌就扇了过去。可可的脸上立刻有了鲜红的印记。

她飞快地跑了出去。郭涛马上跑出去追。

我一个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卫生间，看镜子里的脸。

镜子里的自己一脸狰狞，鼻血直淌。



〉 2. 七年前的信纸没有发黄，
但有一种潮湿发霉的气息

三天三夜了，旗儿没有回家。

爱回不回，大不了一拍两散。我冷笑。

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网恋到天明。我抽烟，我喝酒，我看碟，我煮面，我上卫生间，我出卫生间；我沉思，我自慰，我百无聊赖，我欲仙欲死。

我看情书。

看过去旗儿写给我的情书，以一种反讽的心情。

七年前的信纸没有发黄，但是有一种潮湿发霉的气息。

在一封信里，旗儿这样写道：

昨天晚上，又把《情人》看了一遍。忍不住问自己，当你我都满头白发的时候，我还爱不爱你。仔细想了一下，答案还是肯定的……

我看到这里肚子都笑痛了，这才七年时间啊，世事就已冰火两重天了，还“满头白发”呢……我扔掉这封信，又随手拿起另一封：



生命原本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地复原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温柔地等待我成熟的果园……

什么意思，看不懂。

最后一封情书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知为什么，我很想试试割脉自杀是什么滋味。我总觉得这是一件好浪漫的事情。把自己身上的每一滴血都流尽，是为了证明什么呢？爱的忠贞，还是爱的幻灭？那么，我这一辈子会不会玩这个游戏呢？也许不会，也许会。要看你对我怎么样了。我总觉得，你眼睛后面还有一双眼睛。东，如果有一天我身上的每一滴血都为你流尽，你是不是会感动？你能告诉我答案吗……

这封信让我身上的汗毛一根根地竖了起来。我安慰自己，七年时间过去了，旗儿也不再是当年那个纯情的女孩了。当年的信手涂鸦现在回过头看也只是满纸荒唐言，当不得真的。但是我越安慰自己心里越不踏实。万一她真的……自己的这次报复毕竟太狠了点，有点，有点非人性。

我将这些看过的情书拢在一块，拿起外套出了门。

旗儿的母亲当年曾经极力阻止旗儿和我的结合。她告诉旗儿我是一只白眼狼，得志便猖狂。当然这话是引述一个瞎了眼的算命先生的。是不是原话我不知道，据说当年那个算命先生一拿到我俩的生辰八字，脸色就变了，手抖得就像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连呼是死对头，一生不得安宁的。这个算命先



生在江湖上以直言著称，当年就曾预言旗儿的父亲和母亲不可能白头到老，旗儿的母亲开始还不信，因为他俩已经相濡以沫几十年了，旗儿的父亲又是个柳下惠式的人物，一生目不斜视。不料算命先生此言不出三年，旗儿的父亲就出车祸死了。自此，旗儿的母亲对这个算命先生奉若神明。

但旗儿还是和我结合了。旗儿的母亲以拒绝参加女儿婚礼的方式来表达她对这个世界的绝望，而且婚后五年，旗儿和她母亲几乎处于绝交的状态，直到最近两年两人才渐渐有了走动。

因此我对旗儿的母亲谈不上有什么好感，岳母在我心目中几乎等同于巫婆。她身上的宿命感既让我不舒服又让我有些畏惧。不知为什么，我还对那个算命先生的话有种通灵的感觉。因为说到底，我不是个相信天长地久的人。

我见到旗儿的母亲的时候浑身打了个冷颤。旗儿母亲冷冷地看着我，好像能看清我的前世和来生。

“你是为旗儿来的吧？”

“是的。”

“有因就有果，没有因就没有果。但是有因未必比没因好。”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叫过旗儿的母亲一声岳母。也许她不希望我叫吧，也许我们之间没有这种默契。人和人之间的许多事情是要讲缘分的，勉强不得。我安慰自己。



从旗儿的母亲那里我知道，旗儿在离开宾馆的第二天曾去过她那儿。坐了半天没说话，然后就走了。旗儿的母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一再跟她提那个她奉若神明的算命先生。据说刚开始旗儿还紧闭嘴唇作坚强状，但最后还是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临走时也没说自己去哪儿。

“但是，她走时看我的眼神很怪。你知道那是什么眼神吗？”旗儿的母亲用一种吓人的眼神看着我。

我觉得旗儿母亲的眼神就很怪。我摇摇头。

“绝望。”

“……”

“还有后悔，痛不欲生的后悔。”

旗儿母亲逼视着我，我长长地吸一口气，感觉空气有些压抑。

“方东，你们这是在作孽啊。打刚开始我就不赞成你们在一起。人啊，不可不信命。但是，作孽，作孽啊，旗儿是鬼迷心窍。你不知道她从小有多爱我，每天要抱着我才能睡觉，十几岁了还是这样。可是和你走到一起后，我们两人之间五年没说过话啊。五年！真是，人啊，不可不信命……”

旗儿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和我在说。

我昏昏沉沉地回了家，感觉世事混沌一片。我宁可自己先有了外遇，这样旗儿对我的爱才会显得真挚和功德圆满。现在这样算怎么回事啊！

但是，我自己就那么清白吗？我以残忍的换妻游戏来进行报复，一方面惩罚旗儿，一方面试图和



可可梦重温。要说卑鄙，我可够卑鄙的了。

我开始一遍遍地拨打旗儿的手机，但是旗儿的手机永远处于关机状态。她是要从人间蒸发吗？我心里的不安和自责越来越强了。我又给她几个要好的朋友或同学打电话，都说这几天没见她。她会去哪儿呢？

我最后想到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凭直觉我认为她就躲在那个号码后面，不，那个号码主人的住处。尽管这样的联想让我有些不舒服，甚至有些醋意。但是，事到如今，只要她还活着，其他的已经不重要了，爱谁谁。

就在我准备拨那个号码的时候，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那头传来可儿的哭音：“方东，你能出来一下吗？”

“郭涛还是怀疑我俩有事。他……他要和我离婚！”

我的头“嗡”了一下，感觉这事郭涛会和我没完。



〉 9. 我本能地感觉到郭涛和
可可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可可当年离开我之后很快就和郭涛结婚了。

但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做得很秘密——他们竟然不举行婚礼，秘密领了一个本，再悄悄地买了一套房就过上夫妻生活了。

这事还是半年后郭涛亲口告诉我的。那时候郭涛已经发了。他做药品生意在这个城市做得风生水起。我呢在一个杂志社当一个小编辑。因为收入微薄正考虑着要不要下海。其实我和郭涛打小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怎么说呢，钱这个东西真是万能的。因为钱的多寡，我俩生分了。一天夜里，我正在给外地的一家杂志写一篇叫《男人艳遇的10个理由》的文章，郭涛电话打过来了。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创作。他说屁，又写那些男女乱搞的文章挣稿费吧。我不响，他说的的确是事实。郭涛说出来吧。我说干吗。他说你创作也需要体验生活啊。出来，泡脚，我在许仙泡脚屋。未等我回话，郭涛就把电话挂了。



我对洗脚没什么兴趣，就又坐到电脑前写《男人艳遇的10个理由》。但是写了三个理由就写不下去了。郭涛的电话又打过来，严正警告我闭门造车是没有前途的。我想想他的话也有道理，就慌慌地关了电脑到许仙洗脚屋去找“男人艳遇的10个理由”。

我进去的时候，郭涛正躺在许仙洗脚屋里欲仙欲死，一个小姐在对他进行全方位按摩。我见状欲退出去，另一个小姐拦住了我的退路。郭涛说进来容易出去难，既来之则安之，不妨以体验心干苟且事。郭涛这人就是这样，喜欢给任何事物一个概念。比如他就是一个卖药的，但却自谓药品运营商，还美其名曰“中国区代理”。这鸟人，把一个主权国家沦落为一个药品经营区了。

但我最后还是躺了下来，为了寻找“男人艳遇的10个理由”。正当我闭上眼睛忍受着小姐对我名正言顺的“性骚扰”时，郭涛发出了一声叹息：“方东，我们是朋友吧？”

“应该是吧。”我仍旧闭着眼睛，心里暗想，时代变化太快了，朋友这个词只能到童年里去寻找了。

“你小子还是没把我当朋友。”郭涛幽幽地。

我没说话。有些话不说比说好。

“我和可可已经结婚了。”

我愣了，反应过来之后一把推开小姐，再猛地把歪在郭涛身上的小姐撞开，揪住他一尘不染的衣领：“你说什么？”

郭涛脸上面无表情：“是可可不让我告诉你



的?”

“这个你问她去。但恐怕她也不会告诉你。”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男人艳遇需要理由吗？可可嫁给郭涛需要理由吗？郭涛在许仙洗脚屋阳具怒张需要理由吗？

更重要的是，我悲伤需要理由吗？

那天晚上，郭涛被我打了个半死。他始终不还手。他一尘不染的衣领渐渐地被鲜血浸透。我一边打一边嚎叫：我们是穿开裆裤的朋友啊！郭涛，你怎么这样。郭涛一脸悲悯地看着我，直到渐渐失去知觉。

这以后，郭涛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这以后，可可在医院里精心伺候了三个月。

我曾在医院外头堵住过可可，像个男秋菊似的要讨个“说法”，但可可只是平静地说：麻烦您让一让路，我要给我的丈夫去送鸡汤。

我让开了路。我看着可可走向病房，我看着她婀娜的身影渐行渐远，在一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宇宙大爆炸的情景。

这之后不久我也结婚了。新娘就是对爱痴情的旗儿。旗儿不关心我的过去，她只幻想她和我的未来。

在茶馆里，可可一脸迷茫。这是十年后的可可，这是和我差点鸳鸯梦重温的可可。

我不明白：“那天晚上的结果真的很重要吗？”



可可淡淡地啜了一口茶：“对他不重要，对我很重要。”

“什么意思？”

“十年了，我想做出个取舍。”

我的心突然怦怦乱跳起来。我惊骇地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心里的欲望还是没有泯灭。

“你是说你要在他和我之间作个取舍吗？”

可可笑：“你说这有可能吗？”

“为什么不可能，可可？那天晚上你还问这十年来我是不是还爱你？”

可可又笑：“方东，你是个好人的，也是个老实人。我也就是随口一问，你千万别放在心上。我说要做个取舍，是指郭涛。这十年……算了，不说了。”

“那你找我……”

“你能不能去跟郭涛说说我俩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我即便离婚也要清清白白的。”

离开可可后我并没有很快去找郭涛，可可的意思已经很清楚，我只是她证明自己清白的一个工具罢了，用完之后就扔了。十年前是这样，十年后也是这样。这样的发现让我心寒。

我本能地感觉到可可和郭涛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但是，这又关我屁事。说到底人生就是咎由自取。可可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我又开始拨打那个熟悉的号码。人啊，还是现实一点，不管怎么说，旗儿毕竟是我法律上的妻子，



我得关心她的死活，她都快一个礼拜杳无音讯了。

电话终于拨通了，我以一种厌恶的心情等待对方先开口，我要听听这个给我戴绿帽子的男人会发出何等难听的声音。

五秒钟后，一个清脆的女声传了过来。

我傻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 4. 她和这个影子朋友的所作所为，
突破了我的底线

“你是说你是旗儿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

河坊街是这个城市最惟妙惟肖的赝品，它甚至设置“清兵”巡夜。在这条街上，穿清凉装的时尚少女与作威严状的“清兵”擦肩而过，周杰伦的《双截棍》与古筝曲《十面埋伏》同流合污，一切都在提醒你时空是可以交错，而存在必定是合理的。

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少妇自称是旗儿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她看我的眼神就像旗儿母亲看我的眼神，有一些审视的味道。说实话，这种眼神让我有些不舒服，就像旗儿跟她是一家人似的，而我只不过是刚刚贸然闯入的外人。

这个看上去有些清高的自称姓秦的少妇就是那个有着清脆声音的女人，旗儿热线电话的通话人。我不太清楚这个女人和旗儿是不是有同性恋倾向，要不然，旗儿为什么一接她的电话就那么满脸通红如醉如痴呢？

秦少妇叹了一口气：“方先生，你可能想象不到

